

我的童年

林曼青 譯

高爾基 著



我 的 童 年

.....



我的童年

著 蘇俄高爾基
譯 林曼青

上海亞東圖書館

版 權 所 有

我 的 童 年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十 二 年 一 月 再 版

著 者	俄 國 高 爾 基
譯 者	林 曼 青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五 馬 路 亞 東 街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一 角

高爾基的「我的童年」的書前

一 引言

1

瑪克森·高爾基(Maksim Gorky)這一個偉大的名字，已經是普遍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了。他的著作固然是成爲了革命的一種很大的力量，就是他的行動也始終是和革命的脈搏合致的。對於新的俄羅斯的建設，他是和其他的運動者一樣，竭盡了他所有的全力。我對於這位典型的世界的作家，這位偉大的革命者，除了有不盡的欽仰而外，真是什麼話也不想說，也不能說。而且許多優秀的批評家們對他已有了不少的很正確的意見，更沒有需要我再來說話的必要。所以在這「我的童年」的譯本的「前言」

裏，我祇想引用已有的文字約略的介紹這一位偉大的作家的生平，和對於他的正確的批判，並寫一點關於他的『我的童年』的感想，使青年讀者在過去與這一位作家少接觸的人，能對他有一個相當的認識。這是在本文裏我想完成的事。

二 高爾基的自傳

瑪克森·高爾基的生平，若果詳細的敘述起來，那至少是會成一本很厚的書的。這裏祇想用他的自傳來做一個簡明的介紹。

他的自傳是如次的被寫着：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於下諾甫哥羅（Ни-Новгород）（父親是軍人的兒子，母親是一個城市的婦女，祖父是尼卡拉亞第一世的軍官，因虐待部下被免職。祖父秉性嚴直，行事不苟，父親在十歲至十七歲間，共有五次從祖父那裏逃了出來。他在最後的一次，竟得永遠脫離了家庭——從托巴爾斯克（Тобольск）步行到下諾甫哥羅，在那

裏做了覆布匠的藝徒。很明顯的，他是一個才智兼備的人，在二十歲時，便被任爲哥爾靖（Kolohin）輪船局在阿朗脫拉漢（Astrokhan）分局的總經理，一八七三年，從我這裏傳染了虎列拉的惡症，竟不幸死了。據母親的傳說，他是很聰敏，很和藹而又很愉快的個人。

『外祖父是一個伏爾加（Volga）河畔的苦力，經過三次的遠行，遂成爲白拉寧（Balakhin）商人石也夫（Zaev）的商隊的商品的代辦人，不久又從事於染紗的操作，獲利頗厚，積錢很多，乃在下諾甫哥羅開設一個大規模的染坊。不數年間，他在城市中購置了幾座房屋和三個作坊，織花紋，染物料，營業很爲發達，他又被選爲行會會長，連任至三年之久，後因推選舉手工業首領落第，認爲莫大恥辱，亦隨辭去行會會長之職，他是一個很迷信的人，專橫吝嗇達於極點，活了九十二歲，在臨終的前一年——一八八八年，他是染過癩癩症的。

『父母結婚是出於他們自己的主意的，因爲外祖父對於無親無眷而前途又沒有

把握的人，當然不肯將親生的痛愛萬分的女兒輕易許他的。我的生活絲毫沒有受過我母親的影響，因為母親以為父親的暴卒原因是在我身上，所以她不甚愛惜我，不久又到別處去，將我交在外祖父手裏，開始受辟薩梯爾（Politz）和却沙司洛夫（Cheslov）的教育。七歲時進了學校，一共讀了五個月的書，無絲毫的成績，對於學校的校規和同學們，又是非常仇視，因為我最喜歡的是離羣的生活。在學校裏染了痘瘡，便拋棄了學校，此後也就沒有機會求學了。在那時候，母親因肺癆急症而死了，外祖父為此懷喪得很長久。外祖母的家庭，人口是很龐雜的，有二個兒子，都已結婚，生有子女，但除外祖母外，沒有一人是愛我的，外祖母是一個很慈藹而又謹慎的老年人，我將盡一生之力來表示我對於她的敬愛。舅舅們喜歡過着闊綽的生活，就是說，他們在飲食的時候，須飲個痛快，喫個飽滿。沉醉是很尋常的事情，沉醉後就互相毆打起來，或同客人鬧起架來，有時同自己的妻子吵起嘴來，這一個舅舅撻擊他自己的兩個妻子，另一個撻擊他自己的妻子，有時也把我吊打。所以在這一種環境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智力的影響了，況且我的左右親友都

是一些目不識丁的人們哩。

「八歲時，我就在一家鞋鋪中做學徒，作了兩個月的工，因為掉翻一盆沸騰得炙手的湯，就被送回到外祖父那裏去了。外祖為增長我的體力起見，又將我送到圖案家做徒弟，一年後，因生活條件的痛苦，便又離開，在輪船裏做了廚師的徒弟。廚師名米哈以爾·容托諾維赤·史嘉利（Mikhail Antonovich Smury）是一個年青的退伍的下級軍官，而又富於體力，深思博學的人，他引起了我對於讀書的興趣。以前我是仇視一切的書籍和報章的，但經過我這先生循循教誘的結果，纔使我深信書籍中有無限的意義，我也愛讀起書來，第一部使我廢寢忘餐的是『關於兵士迎救大彼得的故事』這冊書。史嘉利曾有不少的箱櫃裝着皮製的小冊子，這可以說是全世界上最為光怪陸離的圖書館。愛卡爾好森（Akerthausen）的傑作與涅克拉梭夫（Nekrasov）的著作，堆雜在一處；柯娜·拉喀利弗（Anna Radcliffe）的書籍與「近代名人著撰」又放疊在一起。這裏有六十四年代的「火星」與「信石」以及小俄文字著述的一切書籍。

「從那時候起，所有的書籍一經過我的手，我就差不多都覽閱了。在十歲時，即開始作日記，從生活中及書籍中所感受到的心得和感想，全都記起來，以後的生活比較得複雜了：販賣神像，做過格獵士。蔡利正（Grian-Isariisin）鐵路的路警，在陋室中住過一個時候，周遊全國者好幾次。一八八八年，在喀山（Kasan）為旅客，開始與學生們相識，並參加自修班的工作；一八九〇年，我就感覺到在智識份子中鬼混，不是一個辦法，因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從下諾甫哥羅，蔡利正，唐（Don），烏克蘭，直至倍薩拉比亞（Bessarabia），再由倍薩拉比亞到克里姆的南岸及黑海的科彭（Kubana），一八九二年十月寓於蒂佛利斯（Tiflis）在『高加索』報紙上第一次發表了我的著作——『Ma-kar Chundra』。這篇文章頗受一時人們的讚揚，自移居於下諾甫哥羅後，漸從事於小說，次第的發表於『伏爾加』報上。該報樂於接受我的小說，每一次都有發表的機會。寄到『俄國新聞』報去的『Emelain Piliue』亦蒙掲載。這裏我不能不有這樣的一個聲明，就是各地報章之易於發表這一類新進作家的文字，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認為這種

事實，不是證明出自編輯者的善意，便是他們缺少一種文學的根底。

『一八八三年，我在下諾甫哥羅維與科洛連科（V. G. Karelanko）相識，他在文藝上給與我的幫助，我是沒世不忘的。他所指示給我的，實所謂罄竹難書，我得益極深，所以我的第一個教師是當兵的史慕利廚子，第二個是辯護士拉寧（Lanin），第三是『越社會』的卡留齊尼（Kalujni），第四個要算是科洛連科了。

『我不願再寫了，在我回憶這幾個故人的時候，我已不禁爲之神往了。』（本文亦還譯）

這自傳是寫到他成爲著作家的時候爲止。以後的他的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就是他的著作事業。這一些是他的幾部回憶錄，和關於俄羅斯的文學史的著作裏，記載得很多，這裏是沒有全部介紹的可能了。

三 柯根教授的『高爾基論』

關於瑪克森·高爾基的批評，最被我認為正確的是柯根（E. Coeran）教授的『高爾基論』此外如他在『偉大的十年間文學』裏所論及的關於瑪克森·高爾基的地方，當然也都是非常扼要的，但是在這裏我祇想介紹他的短論，做一個具體的說明。

在『高爾基論』裏，柯根教授寫着：

『關於瑪克森·高爾基（Maxim Gorky）人們已寫了許多書籍，此後也還要寫下去吧。他的創造的個性，多樣而且複雜到幾乎要被人有作完全相矛盾。偶然一看，彷彿覺得高爾基的全文學的活動，在那樣式上似乎是混沌着，在關於事物的觀察及觀念上又似乎互相衝突着矛盾的，在表現于他的初期的故事中的浪漫主義及理想主義的傾向，和我們在『阿爾泰莫諾夫的事件』『我的大學』及『克林·撒謨庚底生涯』等裏所看見的那種特別的寫實的手法，或幾乎可以稱為關於現實的科學的描寫的東西之間，橫着廣闊的海。』

『影響了高爾基的那初期的尼采個人主義，是否現在也還殘留着呢？我想起關於

高爾基的「鷹之歌」時代的熱烈的論爭。有熱情的學生們關於這個論爭得尤甚，就是在那時候，也起了這樣的疑題——爲了什麼這鳥想飛昇到「無限的蒼空」呢？什麼是這鳥底敵手呢？到底這鳥是在追求着什麼的呢？爲那時代之智識的指導者，又是批評界之權威者的米哈伊洛夫斯基（N. Mikhailovskii）或蒲洛特波波夫（Protopopov），竟至于想從這「鷹」上，探求政治的問題。這個「戰鬥底祝福」或戰鬥而求戰鬥的這心，叛逆的個人主義者底渴望，既無目的亦不求功果的渴望，對於養育于俄國文學之社會的傳統裏的新時代，是並不能成爲指導的原理的。巴理芒特（Balmont）或梭羅古勃（Sologub）還有那時代的勃留梭夫（Briusov）對這勇敢的個人主義，不曾呈獻了熱烈的讚辭嗎？還有當時在俄國的智識階級之間，尼采底「察拉圖斯屈拉」底箴言豈不會具有魔力嗎？然而在人生的現實性，以理性的組織的計劃的又確實的勇氣爲必要的時候，他乃提倡了這「勇猛的狂者」之讚美，却是什麼緣故呢？

「一切這些問題，全是起于三十年前的事，但就在那時候，也可以感到高爾基的

「勇氣，一和巴理芒特或其他人們的勇氣，是不同的。于詩的方面，後者（巴理芒特）是呈示着頹廢的前兆，而反之，高爾基的「勇氣」却顯示着生活的原理。象徵主義或世紀末主義者的努力，和資產階級的環境相結合，確實地愈加變形為陳腐的修辭學了；但高爾基的旋風一般的勢力，却擺落了自己的性格底混沌的性質，開拓出進路，而這性格便成了使活動組織起來的鞭策力。就是尼采風的個人主義者，變形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了。浪漫諦克的詩人，成為人生的學生了。于是，他開始十分注意地，思慮深深地，研究起人生的材料來了。

『達到共產主義，是各人各有他自己的路的。高爾基出發到共產主義的路，是一個強烈的人類的個性。他不將革命看作單是經濟關係和政治組織之整理——而以為革命底完成，乃是人類個性的，即從內部的人類的變革，在革命所戰爭的無數的戰線之中，他以爲這戰線（個性變革）是專屬於藝術家的壓迫的無數的形態，行於資產階級支配的時代，但在那時代，高爾基已由此首先覺到，人類個性的破壞，人類欲求的被抑壓的

翼，天才的凝固，沈重的壓迫，是妨礙人類的飛躍，要將人類推落到地下去了。現在將他所寫下的可驚的著作的系列讀下去的時候，人們大約能夠愈加明瞭地看見從個人主義出發的這有名的作家，進向勞動階級乃至社會主義去的路線吧。在他的「福瑪·戈爾登耶夫」裏，描寫着帝政治下的勞動者們的五月一日的慶祝，而他是次第地被勞動者們的一方所牽引去了。照他的說話則「那被人生所驅逐，所毒害的寂寞的個性，也能在他們之中，愉快地自由地呼吸的。」他完全是被藝術的探求之拍車（刺馬使進的器具）所刺激，又爲了創造力和其擴大，向着無產階級這裏來了。使他急急乎上了社會主義的路的最初刺激，並不是社會關係的解剖；那倒是藝術的衝動。他之向這裏來，並非因爲自己從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領會了資本家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非由組織着的集團主義來替換不可，以及資本家是難避的革命的路之障礙物。這革命非由作爲階級的無產階級來完成不可的事的緣故。他倒是走着對於那感到了對人類的天才開拓着無限的空間的勞動階級的服役的路，向着這裏來的。從這以來，有時他混亂着，有時是踏着

革命之路，有時又甚至於「停止」了。雖然如此，真的藝術家，具有真的意思的高貴的心，人是遲早總要走進革命中，和他携手前進的，高爾基決不會退却過。而且他無論在什麼時候，對自己都是忠實的。

「他的著作的難以否定的效果，首先恐怕總非歸于因了他自身的精神問題底要求，對於一切現象都能接近的那他的能力不可。高爾基不斷地說着直接的經驗。他決不會藉哲學化的事，說出話來。他避去推定法。關於這事，我去年夏天在梭連多訪問他的時候，是能夠實際地知道的。在那裏，我有了和他談及這種題目的機會。偶然一看，他的動作，在知識階級的人，要覺得有些異樣。例如，對於要使或一種類的判斷，成為普通的那樣的質問，高爾基是舉出不分明的有些難于解釋的實例來回答的。我向高爾基徵求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政治的意見的時候，他並不直接回答，却說起他在做名譽校長的哈里科夫（烏克蘭）近旁的二三學校來，便是一例。學校的生徒們，曾送了信給高爾基，「你看」他對我說，「在數年前，我也就從這學校的學生，接到一封信的。可是現在，從這同一

的學校，我接到數封信了。但這是怎樣的不同，是怎樣的急激的進步呵，和我們時代的小孩一比較，是完全兩樣的，「這就是他對於我關於蘇維埃政治的質問的回答。在高爾基革命云者，首先是學校的生徒，是他路上，遇見的農民的生徒，是工場勞動者，是智識人，是哺育着自己的夢想的那數百萬的人們——喜着悲着的多數的民衆的生活；惟這些，纔是這偉大的藝術家用以批判歷史的事實的標準。從高爾基那裏，我們決不能聽到高尙的議論。我曾向他徵求過關於現代蘇維埃文學的意見。關於瑪霞珂夫斯基（V. Mai-kovsky）或革拉特珂夫（F. Gladkov）關於無產階級文學者和「同路人」的論爭，乃至關於討論無產階級文學的本質的論爭等等，我是豫想着他的意見的。但是高爾基，對於這質問並不回答，却說起了那關於烏蘇里地方的荒野有所記述的阿爾綏尼夫（Arconiev）的著作。他非常稱讚這著作，接着便將關於對於蘇維埃文學十分有用的無數的題目，說了下去，關於蘇維埃文學很爲痛切的諸問題，爲蘇維埃文學的爭論之標的的諸種題目，關於流行作家，高爾基的意見是漸次地在新的光之下展開了。因議論的